

# 冬天里的童年趣事

徐建文



快乐无比。其次,就是滚雪球。滚雪球是一种体力活,童年时代的我们,一般两三个人一组,看谁滚的雪球又大又快。其实滚雪球也没有什么诀窍,只要一开始的球心握结实一点就行,否则裂掉还得重新再来,耽误时间。在平地上两三个人滚雪球到了五十公分以上就开始吃力了。记得有一次我滚的雪球达到直径1米左右,融化都花了十多天,滚的我们几个一身冒汗,手也冷的紫里透红,但童年的我们还是感

到快乐无比。再次,就是堆雪人,大家借助木炭、稻草、木棍等材料,堆做雪人,也是十分有趣的事。除此之外,就是玩冰块。童年时我们喜欢在水塘里、水沟里先用石头砸出一个冰窟窿,然后扳出一大块冰块,几个小孩抬着玩,或用绳子将其穿挂在晒衣服的杆子上,对着太阳看。冰块晶莹剔透,像玻璃一样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漂亮极了。还有就是屋檐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形成的冰柱,一排排、有大有小、有长

有短,像哨兵一样。小孩子们喜欢用竹竿将其敲打下来,拿在手上玩,有的甚至当着冰棍放在嘴里吃,无不享受。其实,冬天里的下雪天,童年的小孩子们打雪仗也是有趣的事情。几个人分成两队,人数不限,双手将雪紧握成团,然后瞄准对方丢,由于雪比较轻,也不会弄痛人,所以大人不会过多干预孩子们玩。只是雪丢到了自己的脖子里面,渗到衣服里之后会马上变成水,弄湿衣服,并且冬天里会冷。但童年时的我们只感到好玩,而不会考虑的那么周全。现在的家长怕自己的小孩弄湿衣服会感冒,而不让小孩玩这种游戏。

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的地形有高低,有山有水,下过雪的农村,那雪堆积得厚厚的,小孩子们就会跑到半山腰的位置,只要随便找一个辅助工具,如木板之类的人,坐在上面或踩在上面,顺着坡度从山上往山下滑,也是十分刺激的,有那么一点滑雪的味道。虽然一些工具比较粗糙,玩得很不顺利,但也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冬天里的一场雪,可以使我们快乐无比,无忧无虑。

虽然马上到本命之年,我对冬天里的童年往事趣事,还是历历在目,每当回忆起来,还倍感留恋。随着新时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集居农村的小孩少了,过去的平房看不见了,高楼大厦多了,年年下雪的天气不复再现了,不同年代小孩的玩法也不同了,但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头,那冬天里的童年趣事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将用文字的形式把它珍藏起来,直到永远。

# 下雪的日子

简仕新

冬至过后,母亲就在盘算着要下第一场雪了,每每这时我便笑母亲说,你还能管得了天下不下雪的事吗?母亲说农谚里有话:小寒大寒不下雪,小暑大暑田开裂。老天爷都为世间安排着呢。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并动员我将劈好晒干的柴薪从屋外转移到柴房里,后将山围松树打垛的稻草全部移到猪圈边,并将猪圈粪草全部清栏重新为她心爱的猪铺上厚厚的稻草,绝不能让猪在寒冬里冻着了。此外,母亲还不忘为菜地里的白菜萝卜蒜子韭菜们施上一层草木灰,说是要为菜们增加热量以抵挡寒潮来袭。同时母亲还会请村里的泥瓦匠对自家的老屋房梁进行检查评估是否能承受积雪的重压。母亲如此这般的一连串忙碌后才如释重负地只等着老天爷舒畅地下一场透雪了。

仿佛是母亲的心灵感应,在她做好迎接下雪前的一切准备后的几天里,太阳光照在人身上浑然不觉一丝暖意,刮起的风像刀子般锋利,钻进脖子里一阵阵刺痛,天骤然间阴沉起来,将一线微弱的阳光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天空愈发低沉,风刮得树干摇曳,人站立呼吸都很困难,只纷纷瑟瑟颤抖着躲进屋内了。风越刮越猛,屋檐瓦片都掀得哗啦啦作响吹落掉了。紧接着屋顶上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雪粒敲打瓦片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比一阵密集,不一会儿瓦面、阶沿石板上就积起了一层盐粒般的雪子。此时龙卷风裹着雪子泼洒在大地上,白茫茫天地难辨了,约摸个把小时后雪子变成了鹅毛大雪,雪花像捅破了天空棉花般一团团一簇簇蜂拥倾泻而来,田垄阡陌、山峦树丛、河流小溪白茫茫银装素裹一派北国气象。

翌日的清晨,我的童年伙伴欢快的小狗子早早便沿着街巷喊:村里的公婆婆、伯伯姆姆、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侄子侄女们!下大雪了,瓦上雪已有一尺多厚了,瓦沿上挂着长长的流流冻(冰棱冰挂)呢,雪还在下着,你们放心地睡懒觉吧!我去为队里的牛喂草喂水了。小狗子从小就勤快能干,尤其善灶口侍弄烧火,我则视烧火为难事,为此常被母亲唠叨数落过不知多少回,往往这时小狗子便及时雨般出现在我家,只划拉几下便将烟雾缭绕的灶堂燃起熊熊火焰。小狗子喂草喂水是不肯放过我的,他在向全村上下发布下了一场大雪的新闻后便敲我家门唤我起床,我想赖床偷懒是没指望了,只得懒洋洋无可奈何地被小狗子催赶着出门了。雪还在漫天飞舞无边际地地下着,瓦面上像铺上了厚厚的白被子,瓦沿楞上垂直地挂着一排排长长的冰挂,晶莹剔透,有的像棍子,有的像出鞘的宝剑,煞是好玩。这场雪仿佛下了瘾似的,接连下了六七天,有几家的老闲屋都被积雪压塌了,生产队长忙着组织壮劳力爬上屋檐将牛屋上的积雪扒掉,以免伤了耕牛。下雪是仔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以不受大人的支配干家务活,生产队也不用出工干挑粪挑泥之类的活,完全是自由放飞的晨光。雪停了,仔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我们从山边上滚下一个大雪球,大人们都参与了,将个数吨重的雪球推到了厅堂前的场地上,这个硕大无朋的雪球在每天雪上加霜加冰冻的日子里,竟挺挺地屹立在厅堂门口一月有余,成了村里仔们抢占高地比输赢的阵地了。厅堂前的大池塘每天结了厚厚的冰,冰面上成了仔们抽陀螺、追打嬉闹的操场了。雪后的日子里,除了每天按母亲吩咐到菜地里扒开积雪拔萝卜、拣菜叶煮猪汤外,余下的时间就由自己野了。一帮人循着耗狗足迹挖洞将耗狗活活逮着,这是一种偷吃鸡的动物。野兔子出来觅食常常成为人们最易得手的猎物,还有黄鼠狼、狐狸之类纷纷成为餐桌上的佳肴。我的另一童年伙伴满牙则喜欢在冰天雪地时领着我到田头的池塘里去网鱼,他用小秤砣和铁丝自制了一个小拖网,两人配合分别用绳子拉,一来一去,巴掌大的鲫鱼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鱼篓,那被网上来的鲫鱼冻得一动不动任由摆布捡干鱼似的,当然此时双手也被冻僵发紫没有多少知觉了。在这冰天雪地里网上来的鲫鱼,成为了我平日不可多得的美味了,鲜美的鲫鱼汤凝结成的冰溜冻冻冻在想起都令人垂涎。

瑞雪兆丰年。这是小时候大人们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但那时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母亲告诉我,雪下得大下得久土地就冰冻得透,土地里的害虫也就小命不保,来年稻谷庄稼就可免遭虫害,丰收就有望了。

而如今指望下雪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了,渴望下场几时的透雪只有在梦里了。隆冬季节,偶尔稀稀拉拉飘洒几片嫩雪不一会儿便融化得杳无痕迹,地球变暖暖冬来临渴望下雪真成了一种奢望,让我常常忆起四十年前那场下了六七天冰天雪地一月余的有趣日子。

# 借先贤慧眼觅人生新意

袁丽卉

国史,原指当代人编纂的本朝实录和本朝历史,后泛指一个朝代的历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国学文化底蕴深厚。古圣先贤在国学经典中记载着许多深刻的道理,给了我们太多的启迪和帮助,也是中华民族无尽的文化瑰宝。

有幸得到了《国史十六讲》这本书。读了之后,发现这本书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再一次激发了了解中华文明史的兴趣。该书通过对中国起源到清朝灭亡所有精彩片段、各朝各代不同的风土人情、各国友好往来和各式各样古玩儿的描述,例数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有数的出名字的重大时代、人物和历史事件,条理清晰、评述客观,将一段段历史真相直观地展露在了我们眼前。

看着这些历史片段,不禁感叹我们民族的坎坷历程。事实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曾经被无数次地占领,我们的民族也曾被多次奴役。但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是纷乱的五胡时期,还是最终建立霸业的元代、清

代,这些外来的民族都已成为现在中华民族的一员,并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是什么让这些多有着不同信仰、迥异习惯的民族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呢?

首先,是对不同民族之间平等开放的态度。自盛唐时代起,中国就以豁达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从胡床、胡服的盛行到胡舞等文化的引入和融合,这不仅仅表现在外来商品的交易,更重要的是开始将外来文化吸纳入本国文化中。曾有专家说,盛世唐朝之所以能够如此接纳外来文化,深层的原因是对本国固有文化的信心。千年后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因为众多的外来文化而消失,反而因为他们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其次,是对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认知。历史告诉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治理,中国传统就有“以夷制夷”的政策,即自治。这种方法不仅缓解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间可能出现的民族矛盾,也可以使地方政

策更加符合当地的民族习惯和需要,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尊重,更体现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尊重。正是这样的民族政策延续,以及祖先的豁达和明智,才使得今日之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少有的真正的民族大融合的国家。

樊树志教授说过:“这是一个不容易到达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我们没经历中国的文明史,但能从《国史十六讲》中深深感受到一穷二白人宰割,繁荣昌盛受人喝彩,让我们在领悟先哲思想的同时,巧借先贤慧眼寻觅人生新意,倍惜今天多民族大团结的繁荣盛世。

## 生活随想



# 牛·舅舅

胡宏妮

在知道舅舅彻夜痛哭的原因之前,我不知道牛是因为吃红花草胀气而死的。而真实情况就是如此。那种学名为“紫云英”的红花草,很美,春天青翠蔓延田地,一簇簇紫红色的红花草便浮在翠绿的草丛间,像只蝴蝶翩翩起舞,绚烂田野,蔓向天际。舅舅的牛就是在这片如画的美景中迷失,一直追着红花草吃过了很远的草地,舅舅此时正在田地里挖渠引水,全然不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一贫如洗的家,牛是家里最为贵重的家当,也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依靠。很多时候舅舅宁愿自己下田操犁,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让牛翻地耕作。就是这样一头被舅舅宠爱的牛,在草地上越吃越欢,越走越远,待舅舅惊觉去时,牛已腹胀如鼓,摇摇欲倒。惊恐的舅舅,架起木板试图支撑起牛将倒下的身体,他知道牛一但倒下便再无回生的可能。而折腾了近一个小时,牛最终带着舅舅全部的希望,在沉沉暮色中以不可逆转之势沉重倒侧在草地上。舅舅神色凄然,悲伤地眼睁睁看着牛死去。再过去日子就需要牛翻地种下了,家里上下老小的衣食温饱全倚靠这几亩田地结下的粮食呢……

那个夜晚繁星满天,春风悠悠,灌溉农田的流水自顾在水沟哗然作响,蛙鸣之声肆意于田间此起彼伏喧嚣。远处村子矮屋影影绰绰,月光清静地洒满田垌之上。可是,夜真冷啊!草地上,一个作为家里顶梁柱的壮年汉子,蹲伏在牛的尸首旁,悲泣呜咽直至深夜,那凄凉的辛酸,让善良的邻居大叔一直不敢离开,哀叹着陪守在舅舅身旁。

舅舅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外婆膝下单薄,生育七个子女,在缺衣少粮的年代,三个早早夭折,一个溺亡水塘,唯剩姨妈、舅舅及我母亲长大成人。而作为家里经济来源主力的外公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受尽折磨,落下一身病痛后早早离世。在那个以家里男丁兴旺为荣的年代,贫穷的乡村养活了乡邻纯净的心灵,却也滋生了一部分男

丁兴旺家庭的得意与霸道。外婆家这个男丁单薄的家庭在那个时代饱受欺凌,舅舅在时常被恶邻威胁的恐慌中渐渐成年,早早与作为家中童养媳的舅妈成婚,接替外公成了家里唯一的保护依靠。那时他的处境极为艰辛,上有母亲日渐衰老,侧有姐妹需要扶助,下有四个幼儿嗷嗷待哺,肩上承荷的万斤重担,让三十余岁的他身板便不再挺拔,背以佝偻的姿勢一日胜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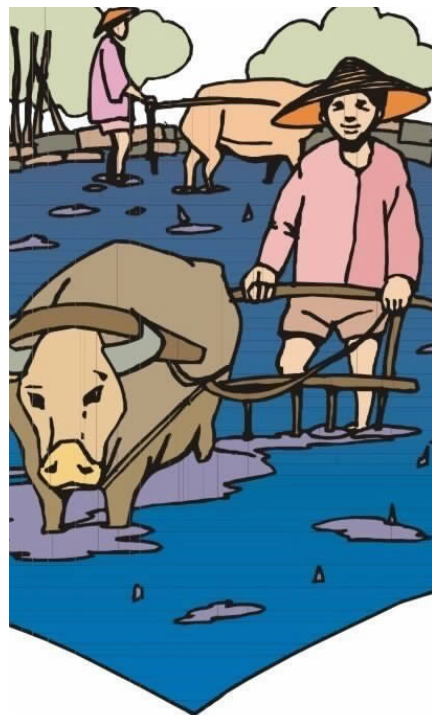
很显然,那个夜晚,飞来的横祸对于一个贫困的农家,不啻为一次巨大的打击,尤其对于舅舅,这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可生活仍然需要继续下去啊!想来想去一段时日后,舅舅来到远嫁他乡的妹妹——我的母亲处,面对母亲的问询,却几度欲言又止。在那个贫乏阴郁的年代,父亲的脸色在看到舅舅时也如生活的色调般郁沉,舅舅最终没有向母亲说出他向母亲借点钱凑起来再买一头牛的愿望。遂后,在父亲冷冷的脸色中,午饭也没吃上一口又搭车回去了。

我不知道,后来他是怎样放下自尊,厚着脸向村里邻居一户户讨借,东拼西凑得400多元钱再买来一头耕牛的。每每母亲言及于此,便心疼心酸到泪水抑止不住。她不愿再回忆,大概回忆让她痛苦,我也便不再提起。

多年后,在生活日渐富裕的今天,70余岁的舅舅在他住的老房中,隔出一半养着三头耕牛,他依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它们。春天的清晨,踏着露水赶着它们到草地吃饱,傍晚将满足的牛牵回,秋冬将蓄起的稻草塞满食槽,牛栏,不让牛挨饿受冻。有几次来我家做客时,凭我们怎样挽留,他到了下午便坚持要回去,他记挂着他的牛,怕它们走失在草地,怕它们在牛栏没人给它们添草喂食。

舅舅如今似乎很满足,只是偶尔回忆起曾经的艰难岁月,神色一片凝重凄然。每年红花草依然肆意盛开,美遍田野,透过春日,舅舅也会在每年冬日撒下红花草种子,为来年的稻田备足有机肥料。但他从未驻

足欣赏红花草的美好,他一再叮嘱甚至逼迫他的孩子,在放牛时不能贪玩,需一刻不离守护着牛,他再不允许也不敢放任牛在开有红花草的草地悠游……



投稿邮箱 xinyuribao@126.com

# 云南印象

(组诗) 黄丽英

## 爱情雪山

在纳西族的神山,剩下一片岩石聆听它不朽的爱情传诵

傍晚的阳光温柔 骨骼清晰,面容俊朗 异乡人的脚步,踏着雪山而来

失足于“三多”的腹地 它的妩媚,在低沉的寒冬之外 一池云海,把梦境送往远方

这里的每一朵花,都是殉情的皈依者 它高举着尘世的灯火,把低头走路的眼神擦亮

雪色覆盖的阡陌路,涌动着一种虔诚 轮回的脚印里,叩响了我对爱情的崇拜与敬仰

冷风掠过,我仿佛听见 有人在吟唱经文……

## 鲜血浇铸的滇缅公路

轻点,再轻点 不要惊扰长眠的魂灵,我看见 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 被苍穹举出了民族的气节 血肉铺展的道路,布满了 抗击侵略者的祭文

蜿蜒的路,绵延了一千多公里 二十万华工的骨骼依然铮亮 风过滇西,仿佛有妇孺孩童的身影 穿过烽烟战火,跨过湍急的河流 用背篓,背出一条 通向黎明的生命线

仿佛就在昨天,千万匹火焰 急驰而过,此刻,心境 在路的曙光里变得澄明

慢点,再慢一点,请允许我用落日般的 叹息,为你送行

## 崇圣寺

南诏遗留的一堆骨头,千年不朽 时光是手敲木鱼的和尚 往返的光阴,在它身上摇曳

段氏龙子,在此苦修多年 佛都匾下的王朝,尘埃落定 此时,只有敬畏,把我的脚步 一再抬高

当目光与海滨对峙,凝望是一种 虔诚,那个“天龙寺”的哥哥 已在人群中走散了,只留下 洱海的月和不善言词的草木

中轴院的金龙金凤荷喜彩 灌溉着一个藏污纳垢的疲惫中年 请原谅,没有用香来呼唤你 我却圆圆吞来,咽下这一片 皇家威仪

## 文坛短波

### 2人作品入选《新世纪江西散文诗精选》

白海的《十八岁的泛黄日记(组章)》,李佩文的《山海》《仰天岗》《目光之河》分别入选《新世纪江西散文诗精选》。

### 8人诗作入选《2017江西诗歌年选》

《2017江西诗歌年选》共有217位作者的500首(章)初入选。本市8位诗人的诗作入选。他们是(按姓氏第一个字母):敖勇珠、白海、陈岗、龚杰、何海波、灵川、李佩文、彭文斌。此次年选征稿共收到60余位诗人5000余首(章)作品。

### 2人加入中国诗歌学会

2017年,白海、李佩文分别加入中国诗歌学会(目前本市有4名会员),白海同时加入中华诗词学会。

### 《长江诗歌》展示后花园诗刊同题诗《蝉》

2017年第12期(总第172期)《长江诗歌》报在第七版头条显位,以《江西<后花园诗刊>“蝉”同题诗选》为总标题,集中择优推出后花园诗刊9月同题诗《蝉》。这是后花园诗刊自2017年9月22日推出以来,首次集团式展示作品。廖拾根、刘春梅、黄丽英、敖勇珠、彭贵平、袁剑鸣、陈满生、易明华、敖雪峰、傅俊、李佩文、刁根珠、李耀耕、何兰英、焦淑斌等15人的优秀诗作被诗报主编选中。

(文野)